

天堂信箱

寄清
语明姥爷
您如果还在该多好收信人:姥爷陈树建
寄信人:崔俊豪(龙龙)

姥爷:

前些日子,我妈对我说:“等天气好些,抽时间去给你姥爷上坟吧!”我忽然意识到,您离开我们已经13年有余了。我想您,真的很想很想您!想让您再叫我一声龙龙。我想再给您背几篇语文作文,想再帮您把钢笔灌满墨水,想再下楼帮您取报纸……

记忆里,您慈眉善目,非常和蔼。现在我一闭眼,脑子里满满都是您还在的场景。您喜欢坐在沙发上,边晒太阳边写日记;扎着围裙,在厨房里忙活,做我爱吃的糖醋鱼;让我背课文、背作文,看到我成绩进步开心地大笑……

您一辈子奋斗在教育战线上,从一名普通的教师到一名高中校长,一辈子光明磊落。儿时您带着我走在校园里,大家都叫您“陈校长”,我是“陈校长家的外孙”。

2008年大年初二,我早早跟着爸妈去看您。您又是剥橘子,又是削苹果,忙得不亦乐乎。得知我第二天就要去外地考试,您赶忙去卧室给我拿压岁钱,还嘱咐妈妈:这钱只给龙龙,谁也不能要走。然后您就进厨房给我做糖醋鱼。爸爸说还早呢不着急,您

依然没有停下手,说:“俺孙儿喜欢吃这个,先准备着。”

2008年2月27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天上午是最后一场考试,考完就能回家见您,就能吃到糖醋鱼了。但那场考试对我来说十分煎熬。9点开始考试,我却坐立不安,特别烦躁,根本无心答题。终于等到能交卷了,我第一时间冲出考场。给妈妈打电话,关机。给爸爸打电话,正在通话中。给舅舅打电话,舅舅声音压得很低说:“等你回来再说吧。”一瞬间,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我心头。

回到老家,我见到的只有您的遗像,我发了疯似的找您,但怎么都找不到,舅舅告诉我您已经入土为安了。这时我才知道,我躁动不安的那段时间,正是您离开的时间。我一路踉踉跄跄来到了您的墓前,扑到上面,哭得撕心裂肺,久久站立不起来……

时至今日,您的音容笑貌依然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浮现,一声声亲切的叫喊,一道道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,一切恍如昨天,仿佛您没有离开,依然在我身边……

外孙:龙龙

背后故事

13年过去了,时间并没有冲淡哀伤,姥爷的突然离世,至今仍是崔俊豪心中最大的遗憾。

崔俊豪今年33岁,是宝丰县石桥镇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。他的妈妈是家中老大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,崔俊豪是陈树建的第一个孙辈。“姥爷对我最好,在我身上花费了很多心血。”崔俊豪说。

1998年,崔俊豪从宝丰县转学至市区体育路小学。那时候姥爷已经退休,他在姥爷的陪伴下度过了小学两年以及初中三年的幸福时光。“姥爷总是抓我的语文,让我背课文、背作文,监督我写作业。”崔俊豪说。他印象最深的是,小升初的时候,他的准考证需要到蓝天学校去领取,那年下很大的雨,为了不耽误他考试,姥爷蹚着齐腰深的积水去

领准考证。“回来的时候姥爷全身都湿透了,只有我的准考证被他捂在胸前,一滴水都没沾到。”说起这件事,崔俊豪眼睛里已经噙满泪花。

2008年,陈树建因病去世,崔俊豪由于在外地考试,并没有见到姥爷的最后一面,这让他抱憾终身。“俺姥爷没享住我的福,我没能带他出去旅旅游,开车拉着他办办事,给他做顿饭……”崔俊豪满脸遗憾地说,要是姥爷现在还在该多好,姥爷想干啥他都愿意陪伴在侧。

给姥爷的这封信,崔俊豪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,直到近日才完成。看到晚报《天堂信箱》启动,他将此信修改后投稿,把自己长久以来对姥爷的思念化作文字,希望在天堂的姥爷能够感知到。

(本报记者 刘蓓)

你悄悄走了
却把思念留给了我收信人:爱妻惠娟
寄信人:杨良

惠娟: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时光从来没有因为人世间的变化而停止岁月的积累。再过十多天,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4周年的日子了。岁月如歌,我想念你——惠娟爱妻。

当年我孤身一人来平顶山市区工作,我们在工作中相识相知。结婚时,我家穷没钱为你办个像样的婚礼,而你毅然决定嫁给我。我最感谢的,还有你的父母。他们没让我为难,也没有要一分钱彩礼,就答应把你嫁给我。时至今日,我依然要感谢他们。

儿子出生后,咱一家三口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内,一住就是3年。你无怨无悔,照顾我和孩子,不说苦也无怨言。你常说,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。

1995年我们单位分房,购房款需要8000元,可那时我们俩的月收入总共才300多元。为筹房款,我发愁得睡不着觉。你乐呵呵地一边劝我,一边借遍亲朋好友……刚搬进新房,你高兴得像个孩子,这屋看看那屋瞅瞅,把屋里的地拖了一遍又一遍……

你温柔善良,不仅对家人好,对街坊邻居也好。每次出差,我带回的土特产,你总不忘让邻居们也尝尝鲜。平时上下班,邻居放在门口的垃圾

袋,你只要看见就会顺手捎下楼。街坊邻居谁家有个事情,你也会热情帮忙。

时间过得真快,转眼间4年了。你没有等到好日子的来临,没有等到我们的儿子成家立业,没有看到我们的儿孙,你就走了。我的天塌了,我的幸福和快乐没有了。

清晨起来,身边没有你;做饭时,厨房没有你;走在熟悉的街道上,依然没有你。衣服晾干了,再没有人会整齐叠好;天冷了,再没有人提醒我多穿衣;饿了,再没有人会为我做可口的饭菜;累了,再没有人会为我倒杯水问候一下;高兴了,再也没人陪我喝一杯酒;在外喝酒时间长了,再也没人打电话催促我早点回家……

惠娟,你永远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,啥时候都不会有人能取代你。4年了,每天我都在孤独寂静的家里与你说话;上班和出门都要给结婚照片里的你说一声;回来开门后,也会喊你的名字打招呼。在我的内心里,你依然陪伴在我身边。

惠娟,你生如夏花般灿烂,走时如秋叶般静美安然。你是世上短暂的花朵。你悄悄地走了,却把无尽思念留给了我,想你在时时刻刻……唯愿天堂的你不再受病痛折磨,幸福永远陪伴在你身边。

夫:杨良

背后故事

今年55岁的杨良在平煤神马建工集团土建处上班。4年前,他的妻子突发疾病去世。妻子不在的日子里,他每天都不能入眠,很多时候想着,泪水便打湿了枕巾。杨良说,这4年里,他总申请在单位加班,“待在班上,一忙起来啥都忘了……”

杨良说,妻子温柔善良、勤劳能干,又与他同甘共苦。由于妻子突发疾病走得突然,杨良感觉自己曾经幸福的小家天都塌了。

在妻子不在的4年里,杨良一如既往地照料瘫痪在床的老岳母。考虑到老人年纪大,心理承受能力差,直到去

年11月6日老人去世,他都没有告诉老人妻子已去世的消息。

“今年2月我生日那天,儿子给我转了500块钱,还给我买了件加绒的白衬衣,现在我身上还穿着哩!”杨良说,他还想告诉妻子,儿子长大了、懂事了、成熟了、稳重了,也顺利找到工作了。几乎每天晚上,儿子都会给他打个电话问候。怕他一个人寂寞,儿子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只小狗来陪伴他。

(本报记者 李霞)